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4月11日
星期一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□ 美编：陈丽明
□ 编辑：向平

【书里书外】

时间的旷野里 采撷一朵小花

□ 钟倩

看到这样一则故事。玄奘法师在西天时，看见一柄东土扇子，就生病了。另一个僧人听说了，赞叹道：“好一个多情的和尚。”因为多情，所以生病，搁在现代人身，或许被称作神经病，但在唐代则是至真至情，情不动，一切无从谈起。

这则故事出自顾随的《苏辛词说》，被文学博士潘向黎引用在书中，并进一步阐释：那柄扇子，足以和普鲁斯特的“马德莱娜小点心”相媲美。那柄扇子，也是布鲁克斯“精致的瓮”，我想。好的文章总能触发思考、打通脉络，潘向黎的作品向来值得细品，也是我喜欢的理由之一。这一大束文章共十二篇，收录在《古典的春水：潘向黎古诗词十二讲》中，我一口气读完，顿觉坐拥成千上万个春天——那春天不是从纸上款步走来的，也不是古诗词里层层漾出的，而是内心深处的春天被唤醒，一发而不可收。

作为慢热型的作家，读潘向黎的书，却迅速升温，不外乎一个“真”字。如果说《梅边消息：潘向黎读古诗》是“如盐着水”，那么这本书则是以情唤情。她有个经典比喻，真情若水，“真实感情的水源和流量，远远比水渠重要。没有水源，就不必挖水渠，先去找水。感情不足，等于枯水期，就读书，就静默，让文字和纸也歇歇吧。”不动感情时不随便写，不硬写，这是通向“真”的第一步，这是她的创作经验，也是全书的灵魂诗眼。

古诗词的现代解读，既有张炜先生书院授课式的娓娓道来，也有李修行走江湖中的赤诚相见，而潘向黎人生体悟式的沉浸阅读，就好比于时间的旷野里，俯身采撷一朵沾着露珠的小花，恍若有种“猛虎细嗅蔷薇”的感觉，伸手触摸到看不见的生活之美，于细微之处洞察阔大气象，心灵也跟着舒展和扩大。譬如，说怀古诗，她从孟浩然说起，及刘禹锡、杜甫、杜牧、苏东坡、辛弃疾，一圈下来不仅是比较，关键是打破时间的壁垒，从“万古消沉”到“我来吊古”，看到了“自己自在其内”的超越性，“孟浩然是和无数前人一起伤感的，而且他知道同时代的无数天下人在共鸣自己的伤感，而且就在伤感的同时，他已经知道后世还会有无数人会共鸣。”古人的伤感比我们想象的要浩瀚，只是很多人已经丧失感知能力。同样的，古人的哀愁，我们未必能懂。张继《枫桥夜泊》，多数人以为是羁旅之愁，潘向黎毅然“翻案”，抽丝剥茧，竟把“愁”分为十个等级，首先是闲愁、轻愁；她旁征博引，严谨考据，简直是为古诗词来了次彻头彻尾的愁绪考古，又从辛弃疾《汉宫春》“清愁不断”到《红楼梦》“风露清愁”，得出“深知身在情长在”，怀古诗是被击中的伤口上开出来的花，归根结底是对“孤独而自由心灵”的确认和慰藉。

和着岁月读古诗词，潘向黎给予我最大的启发莫过于，古诗词里住着活泼泼的生命，蕴藉着活泼泼的人性。我们都是读古诗词长大的，唐诗宋词乃是“流奶与蜜之地”；以前，我认为古诗词是古人留下的一封信，现在呢，我顿然觉得，古诗词分明是古人书写的墓志铭，字字句句在后人心空依然分毫不减。如赫尔岑在《往事与随想》中所说，“因为真理是灿烂的，只要有一个间隙，就能够照亮整个田野。”潘向黎最独到之处，在于摆脱刻板思维，力排人云亦云，大胆站出来“不”，她以文学的显微镜发现不为人知的蛛丝马迹。以《女性的巅峰之美》为例，反映女性之美的诗

词可谓俯拾即是，她最青睐的则是苏东坡《定风波·常美人间琢玉郎》，“万里归来愈颜少，微笑，笑时犹带岭梅香”。好友王巩受到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至岭南，歌妓柔奴自己随行，东坡记录她受了多年苦归来后的模样，他以梅花清香写一个女子的微笑，堪称绝妙，但是，这何尝不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呢？“不为外物所伤，不随世俗俯仰，平和中生机郁勃，淡然中安然自适，表里澄澈，清香四溢，多少自在！”精神之美，超越性别，亦超越时间，抵达“人与天地参”的至高境界。无独有偶，她对“哀感顽艳”的解读令人眼前一亮，古人说“艳美者必聪明”，现代人称“颜值即正义”，她以《源氏物语》为切口，上溯下源，又引顾随“顽艳艳美者皆感之”，揉碎了解释说，“感动人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——从冥顽无知、不解情趣的人到美好灵秀、特别深解情趣的人，都被打动了”。人的美好达到内外如一、灵肉调和，这才是真正的“艳”，也是真正的美人、佳人或君子，否则就是贾宝玉第一次出场时所说的“人的高下不识”。

古典的春水，缓缓流淌，对后人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心灵的回归。潘向黎对苏东坡、辛弃疾的解读很是玩味。她舍得用力气，几乎把苏东坡的所有作品翻了个遍，四千八百多篇文章、两千七百余个诗、三百多首词，由诗及词，条缕交织，把他的一生坎坷说尽，提炼总结出了本色和仙气。前者好说，清旷超脱、飘逸自如、圆润明朗，顿挫兼飞扬、刚健复柔婉；后者归于情字，“有情有思兼其心自远，能将眼前事写出天外韵。东坡每每因昔变迁、人生短暂而思及时间和空间、真实和梦幻、过去和未来、此在和永恒，时时感受到人生行旅的深沉况味，更难将这铺天盖地的恍惚迷离，东坡竟还给他一个铺天盖地：一世界的空灵、澄澈，光华流转，一尘不染。”这样的男神，谁谁不爱不敬不膜拜？或许，高人与高人对话才会碰撞出这样的火花。辛弃疾，济南老乡，爱国英雄，潘向黎把他放到文学史里去进行观照，纵横开阖，气象万千，顾随说“笑他分豪迈、婉约为两途者之多事”，周济曰“稼轩固是才大，然情至处，后人万不能及”，才大，情至，这才是辛弃疾。或许有人问，出将入相，大英雄的情在哪里？是“点火樱桃，照一架、荼蘼如雪”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”，还是“人历历，马萧萧，旌旗又过小红桥”“携竹杖，更芒鞋。朱朱纷纷野蒿开”，抑或“我觉其间，雄深雅健，如对文章太史公”？平心而论，这些都有。

过人的才识、扎实的储备、通透的悟性，是潘向黎解读古诗词的不二法门。但是，她的小说里也有古典文化的精神底色，且不说《清水白菜》《穿心莲》《荷花羞》，她最近发表的短篇小说《兰亭惠》，讲述一对上海夫妇顾新铭和汪雅君，因儿子顾轻舟和女友司马笑鸥分手而心怀愧疚，在一家叫兰亭惠的餐厅请司马笑鸥吃饭的动人场景。点菜、等候、吃饭、聊天、送金手镯，再普通不过的一顿饭，经过潘向黎文学慢镜头的捕捉和定格，一种打动人心力量在我的心头升腾。而所有的细笔白描，都是为老夫夫妇的苦心做铺垫，设宴也好，送老凤祥金手镯也好，看似搞危机公关，初心不过是想方设法要帮帮小姑娘，“她一个人在上海，还是给点儿东西防身吧。给她那个，是千足金的，分量也有了，平时放着呢，保值；万一碰上难处，拿出来，总还可以抵几个月房租。”回到文章开头，那个情字就这样从腕底溢了出来，温暖众生。

古典的春水，如花芬芳，如水澄澈，如光温暖，有情有义，世代绵延。

【创作谈】

从亲情到乡情

□ 冯连伟

细算起来，写作与我竟也有三十年的历史。我的写作历程可以这样概括：“三十年光阴，从亲情到乡情。”换句话说，50岁以前主要写亲情，其后主要写乡情。

最初的写作，自大学开始。16岁的我，自沐河边来到省城济南。在繁忙的学习之余，开始文学写作。尚且年少的我写球赛、写青春，未曾恋爱的我竟然还是省里一家报刊婚恋专栏的作者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写作不但让我在校园里小有名气，不菲的稿酬也成了我写作的动力之一。

岁月改变四季，而文学成就了我的一生。真正让我沉下心来写作，是参加工作之后。

生命里的爱，时光会记得。我生在农村，我的根深深扎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。父母给了我阳光向上、温暖人心的力量，让我怀着一颗敬畏、感人之心行走在四季人生中；故乡给了我朴素的情怀、书写的灵感和无以为报的深情，让我透过文学这扇窗子感受浓郁的乡情、质朴善良的人心和向真而生、向善而行的赤子本色。在我，对父母温情的回忆与追思，正是对人间真善美的品味与弘扬，让每一位读到这些文字的人，再一次寻到心灵深处的那些温情的岁月、美好的记忆和向上的力量。

万爱千恩百苦，疼我孰知父母？我的父亲两岁丧父三岁失母，是我的老奶奶把他抚养成人，从小他养成了沉默少语的性格，父亲沉默的外表下满是对亲人的挚爱。娘的性格和父亲恰恰相反，她的脾气又急又暴。娘从年轻时就是村里的“识字班长”，16岁嫁给父亲后养儿育女，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和接生员，善良和刚强是打在娘身上的烙印。在娘面前，父亲硬是把他的慢性子磨成了好脾气，就连跟娘高声说话的时候都很少。亲情是我创作的不竭源泉。近三十年的时间里，亲情如一股涓涓的小溪，自我的心头涌出，流淌在我的笔端。

2011年集结出版了《静水深流》，主要是写母爱的；2014年集结出版了《真水无香》，主要是写父爱的。2016年在娘病危之际，我又为她写了30万字的《似水流年》。这本书的写作过程，其实是一个与死神赛跑的历程，是血与泪交织的过程。娘是2015年6月2日凌晨脑梗的，从那一刻起，病房成了娘的新家。娘躺在病床上的日日夜夜，让我对母亲、对生活、对人生有了更多更深的感受和认识。全家上下几代人不计成本、不计时间、不计得失地救治母亲，颠覆了“百日床前无孝子”的俗语。当娘已不能说话只能用眼睛看我的时候，我在娘的病床前拿起笔给娘写了一本书，作为娘的生日礼物。这本书在印刷厂印刷的时候，娘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为娘守“头七”的时候，《似水流年》摆在了娘的遗像前。

自2011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《静水深流》到2016年出版的散文集《似水流年》，三本散文集都是写父母的亲情散文。娘走了，我在送走老娘后空寂的老宅里，提笔写下了“老娘一路走好”，这是收入《掬水留香》的第一篇书稿；此后在老娘去世后100多天的时间里，我相继写下了《娘在尘世最后的日子》《与娘诀别的日子》《为娘守孝的日子》，写这几篇文章的时候，都是在夜深人静家人已经入睡的时候，因为提笔之前我都要先哭上一场，才能平静一下我的情绪，也才能写下我的心声。

当我从娘去世的悲伤中逐步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和家人每到周末都回到故乡的老宅，我把老宅又恢复到娘健在时的状态。父母走了，住过的小院还在，故乡还在。于是，每周我都保留着回小院过周末的习惯，每年春节，也坚持回到小院。心底里，总感觉小院就是父母，盛放了那么多温情的记忆；总感觉故乡就是父母，一踏上那片土地，一走近村头，心里就无比的安静、安宁，如同回到母亲的怀抱。这些思想的潜移默化竟也不自觉地影响到我的写作。一路写来，笔下的文字由难以割舍的亲情逐渐转化成浓得化不开的乡情，每一个掰开来，都蕴含着浓浓的沐河的风味，都有沉重的泥土的芬芳。

2019年我出版了第4本散文集《掬水留香》，著名军旅作家苗长水在序言中说：当我展读散文集《掬水留香》时，那些描写乡情、乡愁的句子，一下便涌满了心头。著名作家杨文学则写道：“用一腔真情来渲染亲情，用细腻的文字复苏记忆，他用特有的叙事风格把读者从繁杂的都市牵回渐行渐远的故乡，在温馨的土地上寻求片刻的安宁。”

三十年的光阴，从亲情写到乡情，不敢妄言创作出多么优美的散文，但这些文字至真至情。只因亲情永远刻在我的心里，乡情充满我的记忆。人世间的爱，岁月不曾遗忘。忘却不了，难以忘却，我还会写下去。